

天涯诗海

春晓故乡

■ 杨卫中

风在耳畔絮絮叨叨着过往  
一缕乡愁漫过梦的岸发了芽  
燕子啄碎云影  
衔来老屋檐的呢喃  
那片油菜花海  
是春天漏写的诗行

古井里青苔爬满井圈  
水纹涟漪晃悠着童年秋千  
垂柳蘸着溪水  
写满长长的惦念  
棒槌敲碎夕阳  
水花里捞起旧笑靥

石桥弯弯驮着流逝时光  
牧笛声声犁开心田的荒凉  
母亲的呼唤在暮色飘荡  
父亲的背影犁开岁月的沧桑

城市霓虹灼伤漂泊的花瓣  
高楼缝隙里思念漫过远山  
我数着灯火像数北归的雁  
哪阵杨柳风能吹软我疲惫的心帆

多想化作归雁披着春雨返乡  
用颤抖的翅膀丈量你温柔  
的宽广  
若时光肯停驻  
我想在你泥土香的臂弯永远

午后的樱城

■ 廖柳

阳光懒洒在石板街，  
樱花在风里低语。  
店门半掩，  
茶香和书页的味道，  
混成一片温柔。  
孩童追着飘落的花瓣，  
笑声像远处的钟声，  
慢慢敲进人心。  
城市在这一刻，  
变成只有春天知道的秘密园。

见字如面

■ 张泽雄

梦散，什么也没有了  
每次都这样，醒来一点都记不得  
那是父亲的半页字笺  
右上角留有折痕，我真的只是  
记住了  
他行云流水  
隽秀飘逸的钢笔字迹

所谓见字如面，父亲已经多年  
不在我梦里出现了。我临过  
唯一的字帖  
是父亲亲笔给我写的“人口手”  
那时我还不知二王，不知欧阳  
柳赵

也不知苏黄米蔡。我一直以为  
父亲的字是最好的

工作后父亲与我  
隔着千里之遥，一直在保持  
书信联系，电话普及了  
也没有停止，晚年改成一种软  
毫笔

绳头小楷，字帖一样  
工整整写在稿纸格里

父亲第一次教我写字的场景  
仍历历在目  
他在信笺上写了什么，我的确  
记不起来了。那么多见字如  
面的日子  
只剩下半页字笺上的折痕

百家笔会

潮白河漫步

□ 安伟光



河边漫步。 蒙海龙 作

沿着潮白河岸走，太阳已失了午间的气力，像个玩倦了的孩子，懒懒地往西边树梢后躲。我和妻也不急，只悠悠地踱着，任那斜斜的日影在身后拉得老长。低头看时，可不——两只袖口、前襟，连头发丝里，都浸透了这河滩的气息。那是青草踩倒后渗出的汁液，涩涩的；又有潮润的泥土气，带些腥；还夹着些野花的香，丝丝地往鼻子里钻。这些气味搅在一处，便成了春日特有的浓郁，浓得几乎要凝住似的。

我忽然觉得，春天原来已这么近了——它不声不响地贴着你的皮肤，往毛孔里渗，痒痒的，润润的，像极了韦应物说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那种幽微的生机。只是这里的幽草虽多，黄鹂却少，倒有不知名的鸟儿在远处的柳丛里有一声

春天原来已这么近了——它不声不响地贴着你的皮肤，往毛孔里渗，痒痒的，润润的，像极了韦应物说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那种幽微的生机。

闲庭信步

最美人间四“阅”天

□ 李仙云

跟花儿一起跳舞呢。”  
小女孩快乐地妈妈腿下溜下来，又扑到在一旁看书的爸爸怀里。她缠着爸爸讲书中的故事，爸爸翻开《追风筝的人》，绘声绘色地讲起阿米尔少爷与仆人哈桑的故事……听到动情处，小女孩眼含泪花，亲了一下爸爸的脸颊，轻声说：“我长大了，也会为你，千千万万遍！”心都被萌化的爸爸，牵着小女孩的手，到草坪上放起了风筝。

周末与爱人漫步在家附近的湿地公园，忽见有人拎着音响，握着麦克风在林间诵读。一位老伯声情并茂地吟诵着《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远古战场上士卒思归

跟花儿一起跳舞呢。”  
小女孩快乐地妈妈腿下溜下来，又扑到在一旁看书的爸爸怀里。她缠着爸爸讲书中的故事，爸爸翻开《追风筝的人》，绘声绘色地讲起阿米尔少爷与仆人哈桑的故事……听到动情处，小女孩眼含泪花，亲了一下爸爸的脸颊，轻声说：“我长大了，也会为你，千千万万遍！”心都被萌化的爸爸，牵着小女孩的手，到草坪上放起了风筝。

周末与爱人漫步在家附近的湿地公园，忽见有人拎着音响，握着麦克风在林间诵读。一位老伯声情并茂地吟诵着《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远古战场上士卒思归

都市表情

鹅梨帐中香

□ 王雅

制作麻烦、耗时长改行了，老人指着手里的香膏：“这个也是简化过的，真正的古法香制作时间太长，年轻人都等不了。”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在这个网红打卡的古镇，竟然还有人守着这样一本真正的手记。现代的生活已经被“快”绑架，带给我们深深的焦虑，而这缕香气却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美好，恰恰需要“慢”，慢下来感受生活，感受生命。

我买下了那罐香膏，老人先用绵纸包好，再放进素色纸盒，最后系上淡青色的丝带。回家的地铁上，我旋开香膏，香气散开，邻座的女孩抽了抽鼻子：“真好闻，什么牌子？”我说：“这叫鹅梨帐中香。”  
回家以后我把香膏放在了梳妆台上，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打开卧室门的时候，整个卧室弥漫着清甜的梨香，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时间像是按下暂停键，我有些惊讶这么小的一瓶香膏竟然可以让整个屋子都充满香气。半个月后，我的卧室依旧被清甜的梨香环绕，只是它不再是最初那般浓郁袭人，而是化作了一种更微妙的存在——像晨雾般均匀地弥漫在空气里，从窗帘褶皱到被角，都染上了若有若无的暖意。

老人见我我很喜欢这款香膏，便和我聊了起来。“我家祖上就是制香的。”老人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泛黄的本子，上面用毛笔小楷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些字旁边还有娟秀的批注。“这是我太奶奶的手记。”老人轻轻地抚摸着本子。老人告诉我，此前徒弟也收了几个，最后都嫌

制作麻烦、耗时长改行了，老人指着手里的香膏：“这个也是简化过的，真正的古法香制作时间太长，年轻人都等不了。”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在这个网红打卡的古镇，竟然还有人守着这样一本真正的手记。现代的生活已经被“快”绑架，带给我们深深的焦虑，而这缕香气却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美好，恰恰需要“慢”，慢下来感受生活，感受生命。

我买下了那罐香膏，老人先用绵纸包好，再放进素色纸盒，最后系上淡青色的丝带。回家的地铁上，我旋开香膏，香气散开，邻座的女孩抽了抽鼻子：“真好闻，什么牌子？”我说：“这叫鹅梨帐中香。”  
回家以后我把香膏放在了梳妆台上，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打开卧室门的时候，整个卧室弥漫着清甜的梨香，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时间像是按下暂停键，我有些惊讶这么小的一瓶香膏竟然可以让整个屋子都充满香气。半个月后，我的卧室依旧被清甜的梨香环绕，只是它不再是最初那般浓郁袭人，而是化作了一种更微妙的存在——像晨雾般均匀地弥漫在空气里，从窗帘褶皱到被角，都染上了若有若无的暖意。

老人见我我很喜欢这款香膏，便和我聊了起来。“我家祖上就是制香的。”老人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泛黄的本子，上面用毛笔小楷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些字旁边还有娟秀的批注。“这是我太奶奶的手记。”老人轻轻地抚摸着本子。老人告诉我，此前徒弟也收了几个，最后都嫌

制作麻烦、耗时长改行了，老人指着手里的香膏：“这个也是简化过的，真正的古法香制作时间太长，年轻人都等不了。”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在这个网红打卡的古镇，竟然还有人守着这样一本真正的手记。现代的生活已经被“快”绑架，带给我们深深的焦虑，而这缕香气却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美好，恰恰需要“慢”，慢下来感受生活，感受生命。

没一声地叫着。

上个月，河边的草才冒了尖儿，像一层薄薄的绿烟，若有若无的。如今却都长起来了，密密地铺着，厚厚地叠着。脚踩上去，隔着鞋底也能觉着那股子软韧，像踩着一床新絮的棉被。今几个天气也好，微风丝丝地吹着，不凉，带着些暖意；太阳也是暖暖的，不燥，恰到好处。顺着那条窄窄的河堤走，堤两旁是刚浇过水的麦地，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直铺到远处村庄的脚下。村子上空飘着些柳絮，白蒙蒙的，忽高忽低，像极了韩愈笔下“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的光景——这些柳絮大约是有才思的，飞得那样自在，那样从容。

我蹲下身，看堤边的野菜。有些已经开了花，细碎的小白花，一簇一簇的，倒像夜里的星星，又像谢朓诗中“阶下翠苔，篱边野菊”那般的野趣。古人说“春在溪头荠菜花”，想来是不错的。再往前走几步，竟看见一片紫云英，开得正盛，紫艳艳的，铺了一地，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染缸，又像是织女遗落的一段锦缎。有几只粉蝶在上面缓缓地飞，翅膀一开一合，悄没声儿的，仿佛怕惊扰了这片宁静。这情景，让我想起杨万里的句子：“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只是这里没有儿童，也没有菜花，只有紫云英和粉蝶，静静地相对着，各自做着各自的梦。

河渠边上种着几株柳树，长得正旺，柔条袅袅地垂着，偶尔被一阵看不见的风轻轻托起，又慢慢落下来，像少女的秀发在风中梳理。贺知章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脚下的花影也好看——紫的、黄的、白的，淡淡地印在草叶间。因为花小、影子也淡，若有若无的，像谁用水彩轻轻抹了一下，又像王维诗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那种幽淡的意境，只是这里没有深林，只有这浅浅的河滩。

走着走着，额上便渗出一层细汗，寻了块干净的草地坐下，身后正是一片蒲公英。我摘下一朵，放在嘴边轻轻一吹，那些带着绒毛的种子便纷纷扬扬地飞起来，闪着细碎的光，飘飘悠悠的，一会儿便不见了踪影。南宋诗人范成大有两句诗写得真好：“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此刻虽没有蜻蜓，粉蝶却是有的，日也的确长了，只是篱落换成了这河滩，倒也相宜。

远处村庄里，炊烟袅袅地升起来，淡淡的，几乎要和暮色融在一起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把河面染成一片金黄，粼粼地闪着，像撒了满河的金箔。穿过岸边的树林，空气也凉了，带着树叶特有的清气。走出林子，便望见了回城的路，我放慢了脚步，舍不得沾染在身上的这股河滩的香气。妻走在一旁，忽然笑道：“你这样子，倒像从《诗经》里走出来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只是你比那仓庚还自在些。”

我也笑了，拍拍衣袖，那香气便飘散开来。想起陶渊明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虽不曾久在樊笼，这一日的河滩之旅，却着实让人舍不得归去。回到家里，那股青草野花的香气还隐隐约约地绕着，像春天的魂儿，黏在人身，怎么也赶不走。

古村行吟

（组章）

□ 吉才惠



放风筝的夏天。 蒙海龙 作

南海之滨，望楼河畔。一条幽深的古巷，带着我走进仰慕已久的乐罗古村。

青石板路的两旁，斑驳的骑楼沉默无语，却从不轻易弯下脊梁。苍苍岁月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抹不去的印记，见证着千年古村的文脉流芳。一些沉淀在光阴里的故事，瞬间在我的眼前浮现。

乐罗古村，崇文重教，捐资助学之风，源远流长。凝望着从清代一路走来的德化书院，我仿佛听到琅琅书声穿越岁月的风尘，在耳畔不停地回响，荡漾乐罗后人的心灵。村里的颜氏家族曾经走出三位博士和一位硕士，享有乐东“博士之家”的美誉。在时光的长河中，文苑先贤的思想与智慧，犹如日月星辰，照亮了乐罗学子的前行之路……

一座村落，一条河流，深情相拥，不离不弃。在这里，他们日夜倾诉着乐罗古村的过往与今朝。

崖州港门村

□ 余娟

晨曦微露，远帆自南海归航，日夜守望的灯塔，绽开旭日般的笑颜。古村巷子里，一碗热腾腾的港门粉，伴着扁豆酱的醇香，舌尖上的味道，轻轻唤回儿时的记忆。

古宅斑驳，落满岁月的风霜，却从不弯下脊梁。崖州渔港，细浪低吟，轻吻归泊的渔船，宛如母亲的叮咛，萦绕耳畔，温暖人生的旅程。宁远河畔，老酸豆树下，时光在此缓缓停留……你我相遇的那一刻，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光阴故事。

头，而普通的韭黄又香气不足，唯有这特定暖棚的产物，其温和的甜，才能托起海肠的鲜。两者相遇，不加葱姜，只点几滴大豆油与细盐调味，到此为止，多一分都是画蛇添足。

馅料是灵魂，面皮则是决定灵魂能否飞升的躯壳。老徐的面团，要醒足时辰。揉好的面团剂子，并不直接擀制，而是被完全浸入清亮的大豆油中，浸泡一小时以上。油隔绝了空气，锁死了水分，更赋予面坯一种深层的润泽。

擀皮是真正的功夫。老徐的擀面杖在他手中，像一根有生命的权杖。力度绝对均匀，感知面皮的每一次延展，最终的面皮，边缘几乎如蝉翼般飘逸，中心却仍保有不易察觉的韧劲。这层面皮，是一个微型“蒸笼”，一个“锁鲜罐”。

平底锅烧热，油温升至一百二十摄氏度，饼坯入锅，滋滋轻响。热力透过极薄的面皮，迅速唤醒内里的海肠与韭黄。面皮下的空气受热膨胀，饼身如同获得生命般慢慢鼓成一个饱满的球体，透过变得完全透明的面皮，能看见里面淡粉与鹅黄的颜色在微微滚动。

出锅的饼，金黄剔透，趁热咬下，“咔嚓”一声极轻微的脆响，是面皮破碎的礼赞。紧接着，一股混合着海洋气息与田野清甜的鲜香汁液，汹涌地占领整个口腔。海肠的

